

茂名早期建设中的“十大建筑”

张凌云

1959年,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十周年的大喜日子即将到来,在首都北京,人们鼓足干劲,用社会主义劳动成果向国庆十周年献礼,其标志就是以“人民大会堂”为首的诸如“革命历史博物馆”“人民军事博物馆”“民族文化宫”“北京火车站”“王府井百货大楼”等“十大建筑”。与此同时,在祖国南海之滨的一片荒原上,一座新兴的石油城正在拔地而起。同年3月22日,国务院批准茂名建市(省辖市),由此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市政建设高潮。这场由广东建筑设计院设计、建工部第四工程局施工,结合苏联建设理念的建筑大会战,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,就完成了是一座功能齐全、现代化城市的雏形,其中“五层大楼”、百货大楼、邮电大楼、银行大楼、四局一公司办公楼等“十大建筑”,已成了茂名早期建设的标志建筑,至今令人难以忘怀。

“五层大楼”,建筑模式在同期茂名建筑中广泛引用

站在永久桥上向西北方眺望,那里昂然屹立一座已63年的非常大气和堂皇的大楼,老茂名都叫它“五层大楼”。该楼1959年建成后,是第四工程局和四局三公司机关的办公大楼,中部和东部为四局办公,西部为三公司办公。1963年底,四局离开茂名,该大楼成为茂名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大楼,直到80年代中期。该楼后面还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,如礼堂、饭堂、浴室、服务社、宿舍等,其中一栋“黄楼”为三公司领导居所,一栋“白楼”为三公司中层领导居所。楼房第五层大厅高耸于中部之顶。像一个人头上之冠,厅内400平方米可用于开会和举办舞会之用。这种建筑模式,在同期和后来的茂名

建筑中广泛引用。

“十字路口”,四周矗立着四幢弧形大楼

在当年的城市建设中,有一个非常标准的十字路口。它处在由南向北的红旗大道和由西向东的工业大道(今油城三路)的交汇处,即市中心点。在其四周,矗立着四幢弧形大楼,即百货大楼、邮电大楼、银行大楼、四局一公司办公楼。百货大楼,楼高四层,一至三层为商店,商品琳琅满目,应有尽有,成为当时粤西地区最大的综合商店。

1960年春节前夕,百货大楼开业了,尤其是一楼烟酒柜台前更是人头攒动。父亲领着我也在闲逛,遇到了一位中年伯伯叫住了他,寒暄了几句后,伯伯领着我父亲到了柜台前,和售货员说了几句话后,只见售货员从柜下拿出一瓶“泸州特曲”,说要“三块八”,递给了父亲。父亲是好酒之人,一瓶酒“三块八”对于当时的确是有点贵,但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却让他度过了一个幸福愉快的春节。事后,我问父亲那位伯伯是什么人?父亲告诉我那是茂名的一位市领导。

在百货大楼的北面,则是邮电大楼,这也是个热闹去处,人们进进出出,寄信、寄取包裹、打长途电话、发电报都在这里一楼大厅。在中心点的西北面,则是茂名市人民银行大楼,当时也只有这一家银行,多是公家业务在此办理。首任行长赵崇海,继任行长段仁都是山西籍,正应了那句“山西人会理财”的老话。在中心点的西南面,则是四局一公司的办公大楼。一公司于1953年组建于上海曹杨村,“一五”计划时调西安参加西北工程建设,1958年又从西安调来茂名参加

油城会战,职工12800人,擅长土建,茂名早期的厂房民房道路基建大部分是他们建设的。如果说现在的茂名市已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骨干城市之一,那么当初来到这里建设城市的人,便是这座城市的第一批主人。

“五大建筑”,凝结茂名早期建设者的智慧

市一中教学大楼。随着油城的开发建设,大批的家属和孩子陆续到了茂名,其中有不少该读高中的孩子。于是,市里于1959年在四局和油公司的支持下,组建了有初中、高中的全日制中学,并于当年9月初正式开学。教学大楼虽只有四层,但它高大宏伟,教室宽敞,成为市区当时唯一的“高等学府”。

新华书店大楼。当时为满足职工和市民的文化需求,市里和四局三公司共建了这座综合大楼。一楼大厅成了书店,二至四楼则成为三公司技术人员和基层领导的居所。书店的开业和成立,成就了不少当时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和学生的读书梦。

四局招待所(又名市委招待所或“一所”)。随着茂名的建设开发,来自全国各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国外的专家,参与了油城早期勘探、设计、指导和建设,在他们出差或短期工作期间,必须要有一个高质量的下榻之所,于是,就有了这座招待所诞生。该所主楼四层,整个建筑群体现了苏联的建设理念,在主楼前后均有花园,前园还有戏水喷池,所餐厅东面并建了一座荔枝校园,环境堪称一流。

茂名饭店。城市的建设发展,人口的增长,不可避免地就会有人们的流动交往,探亲访友,这就要有一个安全舒适经济的住所,于是



六十年代初的“五层大楼”。 照片由张凌云 提供

才有了完全商业化的茂名饭店。饭店楼高五层,由四局一公司四工区建设。说出来你都不信,在那个“大跃进”时代,工人们只用了25天就完成了这座大楼主体建筑。建好后,除一楼用作餐厅、理发店、照像馆、早餐等设施外,二至四楼均为旅业用场。它的五楼则作为茂名市人民有线广播电台的场所,首任台长则是曾担任过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潘祖岳。通过他们的传播,让千家万户通过自己家门口的“木匣子”,收听到国家大事和油城建设的各种讯息。该饭店文革时一度改名为“工农兵旅店”,1983年改为现名“茂名大酒家”。

茂名影剧院。从茂名饭店一路南走,不出500米,就到了六七十年代赫赫有名的文化娱乐场所——红旗影剧院。关于红旗影剧院,去年我发文《红旗飘飘》曾作了详细的介绍,它就是由第四工程局为满足职工业余时间对文化生活的渴望和需求,由露天电影场、红旗俱乐部、红旗电影院到红旗影剧院的一个演变过程。这是一个标准的影剧院,有座位1000多,分前中后座,并在后厢两边设“楼座”(高几个台阶)。可开展放电影、演戏、表演节目、开大会等公众大型活动,舞台前还有一个地下大型乐池,成为了当时茂名市区夜晚最热闹、最惬意的去处。

一位哲人说过:“旧屋最能体现人性的光芒,它是活的历史,是一个时代的标志。”这句话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了。每当人们徜徉在红旗大道和油城三路上,望着两边茂名早期建设者给我们留下的宏伟建筑,不禁从心里对那些建设者表示深深地敬意,并通过旧建筑对那个时代产生一种缅怀和感激之情。如今,拓荒的人早已离去了,而为了这座从荒原崛起的城市,为了祖国的石油梦,人们付出了所能付出的一切。无论是苦是甜,“三万七”不会忘记,“六百户”不会忘记,“十大建筑”不会忘记,茂名市人民更不会忘记!

茂名印记

家乡木板桥见证发展

我的家乡在鉴江河畔,鉴江河离村庄只有1公里左右。河水清清,长年湍流不息,缓缓汇入大海。

与我这样的同龄人,每当谈及家乡木板桥,个个畅所欲言,记忆犹新。这座木板桥,承载着家乡人的出行,见证了家乡人的发展,陪伴着我们一路成长。

每年4-6月,是河水高发期,每逢大雨过后,鉴江河水迅速暴涨,村民出行严重受阻,外出赶集的村民要在下雨前及时赶回家,要不,有家难回,就要在亲戚或朋友家里过夜。

为解决村民出行难问题,大队党支部(现在村委会)先用厚木板制造一艘木船,以生产队记工分形色,从村里聘请一位水性

好、渡船技术高的摆渡人负责村民出行,每次渡船来回一趟承载20多人,大大方便了群众出墟入市。为了坚固耐用,没多久,村民再用水泥钢筋制造成一艘长7米,宽1.8米的水泥船。

7-12月,很少下大雨了,河水很浅,最深处方寸60-70公分,大队支委根据河水实际,组织群众上山砍木,制成木排,用4、5米长的木条从河里打桩,上面铺上长4米,宽70公分的木排,再用铁链连在一起,经过近一个月施工,一座长约150米的木板桥便搭建完成。村民行走在木板桥上,开心极了。

桥通、路通、财通,这是村民的共识。一些村民抓住年未雨水偏少的有利时机,纷纷

拆旧建新,喜建新居,挑着一担担河沙,红砖,抬着一包包水泥等从木板桥上走过,辛苦也值得。

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,改善村民生活质量,在大队党支部的牵头下,每个村民集资200元,总投资80多万元,长150多米,宽5.5米的山脚大桥于1995年2月建成通车。标志着村民走过的木板桥和渡船的日子一去不复返。

山脚大桥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,钢筋裸露,成为危桥。2017年,在上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投资120多万元,一座崭新的山脚大桥再次投入使用。

(谢建飞)



山脚大桥新貌

余玉舅

陈冲

岁月匆匆,转眼即逝。当年的青葱少年,不觉已成了白头翁。老了,许多往事,每当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,便像电影似的,一幕一幕跳进脑海,浮现在眼前。

那时,我还未上学,约四五岁,余玉舅却上了初中。每到寒暑假,余玉舅从学校回来了,我便缠着母亲要她带我到外婆家,为的是和余玉舅一起玩。

外婆家就在鉴江下游的一个小平原,村子叫章乐。周边没有什么山岭,只有一望无际的庄稼,还有一条清凌凌的鉴江从村西侧流过。白天,跟着余玉舅一起放牛,一起割草。有时,他在田埂上牵着绳子让牛跟在后面啃草,我在附近的沙滩上玩耍。没有玩伴,一个人沿着河床的沙滩瞎跑一气,累了便趴在沙滩上胡写乱画,站起来再左瞧右看,还自我欣赏一番。写厌了,画倦了,便仰面朝天伸开四肢躺在沙滩上仰望天上的流云;有时,又在沙滩上连连打滚弄得沙子满身,却毫不在乎反倒得意洋洋;有时,又捧起一掬沙子高高举起,让它从指缝间流下吹到江里……

有时,余玉舅一边放牛,一边给我讲故事。印象中有《杨子荣智取威虎山》《半夜鸡叫》《武松醉打蒋门神》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;还有当地民间故事《陈鉴三祝祝知州》《化州陈鉴与梅某鬻狗六斗智》《潦口姑婆》……讲得绘声绘色,精妙绝伦。我听得如醉如痴,如临其境,如在其中!往往,讲完一个,又要他讲第二个。在我的心目中,余玉舅满肚子都是故事,

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

牛吃饱了,余玉舅把牛拴在树下便去割草。先找到一条草儿丰茂的田埂,然后蹲在上面一只手挥着镰刀,一只手持着镰刀,灵巧得如同弹钢琴。手中的草拢多了,拿不下了,便摆在田埂一侧。随着身子一下一下的前移,身后留下的草越来越多,远远看去,连成一串,煞是好看。我的任务是将一把把的草捡起,放进草筐里。两个草筐装满了,日头也西沉了。这时,余玉舅挑着满满的一担草走在前头,我牵着牛缓缓的跟在后头。甥舅俩沐着晚霞,哼着儿歌,慢悠悠,乐悠悠,那种愉悦,那种怡然,至今还定格在我童年美好的记忆中。

晚饭后,余玉舅从厨房里端来一大盆温水放在门外的空地上(那时的农家,没有什么卫生间、冲凉房之类),甥舅俩坐在木盆旁,他将那厚厚的暖暖的毛巾敷在我的脸上,上下揉抹,左右擦拭。我感觉从脸上暖到心里,那种惬意,那种温馨,在我记忆深处历久弥新。

睡觉之前,余玉舅总要吹上三几曲笛子。先把笛子横在嘴唇下,然后伸出舌尖舔舔箫孔,然后微闭双眼,像醉了似的,笛声在月白风轻的山村上空悠悠飘荡,悠悠迢迢,仿佛是一条清清的溪水在月光下的青石板上汨汨流淌……

这一切,仿佛现在还回响在我的耳畔,浮现在我的眼前,唤起我久远的童年回忆。

说说与荔枝的一些往事

王侏晓

眼看茂名荔枝的头啖果纷纷上市了。我不禁想说说与荔枝的一些往事。

我儿时一直寄养在外公家。外公屋背有一个荔枝园,几十棵,树老枝多干粗果肉厚味甜。外公家有棵。荔枝要熟又未熟时,自然有“估木佬”(承包商)上门“估”荔枝,下定金后,满树荔枝就是他的了。待到“估木佬”摘荔枝,我与玩伴们打死也不肯去放牛或铲草了,守在树下抢拾从摘荔枝的人指缝间落下的“脱谷”荔枝。儿时的荔枝不是说吃就能吃到的,大都被拿去换回饭桌上的温饱和田地里的化肥农药。抢拾荔枝基于小孩本性,也能满足舌尖上味蕾的饥渴。九岁那年,外公家红了脸的荔

枝还未“估”出,而台风却要来了。荣舅、志舅与娣姨齐齐到园里抢摘荔枝。台风来前的小雨断断续续,树干很湿滑,荣舅差点从树上掉了下来。抢摘的荔枝放在外公房中。我正好与外公同睡一床。我独个儿偷吃不足算,还胆大包天地偷了一袋到学校,请要好的同学吃。结果,我被外公用竹鞭把小腿狠狠地“服侍”了。我“委屈”地哭了,说他们“吓”(欺侮)“外甥王”,闹着要回自己的妈的家中。当然,我没有回去,而是到后山藏起来。外公全家出动找我。他们找到我时,我还是不肯回去。外婆用衫包裹了一抱“散谷”(脱蒂的单个的)荔枝来逗我,说“回去,就比(给)你吃”,我才破涕为笑,边吃边屁股颠颠地跟着外婆回去。

上世纪末,在文联工作时,我参加过几次荔枝采风。印象最深的是,在全县搞了个中小小学生荔枝征文比赛,不仅让小弟小妹们过足一把写荔枝的瘾,也让我当上评委严肃了一把。那年的奖金由一位从深圳回乡创业的老板赞助。在颁奖会上,获奖的小朋友个个兴奋得脸蛋儿比荔枝还要红。搞完征文不久,宣传部组织拍摄电影《荔枝红了》。我择个时间,拉着剧组的衫脚尾去现场凑了一次热闹。那天,我在从广州请来的女主角身边转了个面熟后,竟厚着脸皮赖上他们合影。拍花絮时,我还一时兴起爬上一棵树,装成摘荔枝状,谋了一个小镜头。

今世纪初,我出差到食在广东的广州,吃过一次生炒荔枝。大厨

几下手势,几样颜值形佳的蔬菜与荔枝肉完美搭配,令我回味无穷。回到家中,我马上找齐材料下厨,可炒出来的东西实在让人不敢恭维,也难怪妻儿差点笑掉了牙齿。哦,如果你是爱酒之人,建议你酿一些荔枝酒。十年前,表弟就送了我一瓶他新酿的荔枝酒,可惜被我邀朋请友海饮,三两下功夫就消灭了。我再问表弟要时,表弟一句“此物也不可多求”,也表示不想再做了,令我口馋至今。

六年前,我到一山区镇里任“第一书记”,又与荔枝打上了交道。村里家家户户种有荔枝,且荔枝还是不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。村里一位姓周的特困户种了十多棵荔枝,临近丰收,老婆出门被车子撞

死了。他患尿毒症,长年吊着尿袋,儿子在广州读大学,可算雪上加霜。村委一班人帮他到相关部门处理好车祸的后续工作后,马上组织人帮他摘荔枝,联系镇里合作社,迅速将枝头上摘下的荔枝换成口袋里的充实,解决他燃眉之急,想方设法保住他不返贫。驻村三年,我见证了村里果农的发展。哪家有几多棵荔枝树?哪家又收入几多荔枝钱?哪家新添几多荔枝良种树苗?我一五一十记在驻村笔记里。

现在,我市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连荔枝也不像以前那样各家散种了,山头坡地,屋前屋后,连片荔枝随处可见,越来越集团化、规模化。镇里更是派专人负责果农的种植、销售、加工指导。只要你到

茂名荔乡走一走,你就不难发现各地正在打造富有特色的荔枝文化。为了将荔枝品牌擦得更亮,竟拍荔枝,举办荔枝节,开荔枝晚会,海选荔枝歌曲,开荔枝新闻发布会,进行网红大咖打卡行,选荔枝小姐,吃荔枝比赛,领导网上直播,明星代言,企业助力,请名人题字祝福,荔枝采风、荔枝舞、荔枝歌、荔枝木偶、荔枝戏、荔枝电影、荔枝云端……活动一个接着一个,荔枝火了一把又一把,果农的积极性更是高涨,小康日子越来越红火。

确实,在荔乡,这村那村,村里村外,像表弟这样靠荔枝富起来的人还真不少,有的建起了比城里还要漂亮的荔枝楼,开着豪车出入荔枝园的大有人在。